



深度 异乡人

异乡人——在刚果金的中国人家宴上，听他们是怎样将“淘金”过成了生活？

“每个人出来的原因不一样，但目标都一样，都是奔着挣钱来的。”他们的下一个问题是，如何在陌生的世界里构筑安全港湾。

特约撰稿人 Lulu 发自刚果金 | 2018-02-09



也许因为刚果金的政局逐渐陷入不安，很多中国人都离开了，餐馆也关了门，好客的老韩决定在家招待。饭桌上既有非洲的鱼虾蟹，也有中国的烈酒二锅头。图：Tsengly / 端传媒

在刚果金第一大港口城市、中刚果省省会马塔迪短暂停留时，我约了当地的中国商人老韩去中餐馆吃饭。在大多非洲国家，中餐馆都是最贴近中国社群的地方。但也许因为刚果金的政局逐渐陷入不安，很多中国人都离开了，餐馆也关了门，好客的老韩决定在家招待。

老韩家市中心的“省长大道”上，路的尽头便是省长家，是这座城市治安最好的地方。两边有许多在建的银行和酒店大楼，施工队都来自中国。说是大道，其实是一条土路，路上没有行人，偶尔有几辆车子驶过，一些楼房门口有门卫守着。他们翘着二郎腿坐在昏暗的路灯下，我加快了脚步。

原本我不应该在天黑后再出门——几天前，我在首都金沙萨的时候，即便白天结伴出门，入住的旅社也会坚持让一位当地人陪行，在街上拦出租车更是明令禁止。还好酒店也在这条路上，略为忐忑地走了五分钟之后，老韩在半路接上了我，走进一间三层小楼。这栋楼是他自己买地建的，铁门里，四条壮实的狗朝我这个陌生人用力大喊。有几位当地人（也许是他的保安）过来和他说话，老韩把他们三言两语打发走，把我带到门厅里坐下。

饭桌已经摆好，就在进门后第一个小厅里，紧挨着厨房，用一个拱门隔开，两旁的木头架子是中式的，摆满了来自国内的小物件，一时仿佛身处中国乡间的村屋。

“每个人出来的原因不一样，但目标都一样，都是奔着挣钱来的。”人过中年的老韩福建口音很重，他说自己在老家搞加油站，亏了，想找其他出路的时候，在刚果金搞泡沫底拖鞋批发的大舅哥让他来帮忙。“来了之后，发现不对呀，这个地方怎么什么都没有。”老韩灵敏地嗅到，“这儿生意应该会很好做。”



刚果金第一大港口城市、中刚果省省会马塔迪，中国工程队正在修路。摄影：Lulu

“我叫过来的，99.99%都成功了”

老韩在2004年9月来到刚果金。刚果内战在2003年7月正式结束，这场被称作“非洲世界大战”的战争历时四年多，死亡人数380万。而战争的惨烈，战后最能感受到。国际救援委员会当时估算，在2004那一年，刚果金每天有1000人因疾病与饥荒而死亡。这个国土面积非洲第二大的国家，在最危急的关头，几乎被国际社会无视：据国际救援委员的统计，2003年，同样深陷战争的伊拉克，平均每个人可以接受到138美金的国际援助，而刚果的数字是每人3美金。

在中国，电视新闻播报非洲战乱时，绝大多数人都会拿起遥控器换频道。老韩和他的亲戚，却意识到这是难得的商机——结束战乱后要重建，人们一定会急需各种日用品。

“我来开零售店，当时这个国家是不让外国人开零售店的，他们觉得外国人都是白人、都是资本家，有钱，不能跟当地老黑抢饭吃。我也不管，开就开了，照样开下来。那个时候停止内战，生意好做，这边什么都没有，那个时候很少中国人在这边，零零碎碎的几家，很多人怕打仗，不敢来。”

“那个时候，这些老黑不是买东西，简直就是抢东西，他们把钱往店里扔进来，喊着说‘这是我的都是我的，你不能给别人’。”老韩继续回忆说，“太缺货了，而且那个时候人家手里还有钱，10美金能换3900刚郎，之后就一直在贬值，现在只有1600了，最近没两天就贬值，调价都调不过来。”

老韩的妻子小妹也在，但她们都只露了一面，在端上菜之后，就消失在那一头——老韩摆摆手简单地介绍说：“这是我夫人，老农民，就知道做事情，别的都不会，在郊外还种了蔬菜；这是我小妹、这是外甥女，我们福建人，就是做家族生意，一家人都叫过来。”厨房的另一头，应该还有一张餐桌。

老韩的手机响了，他用当地的林加拉语接了个电话。“本来我们中国话都说不好，在这边学点土语就不错了。”他讲起自己刚来时，拿个小本子，指着一个什么，就让身边的当地人说一遍，再用福建话的发音写下来，“就这么死记硬背，三个月就学会了。”

尽管刚果金的官方语言是法语，但日常交流比较多的土语要容易一些，“法语太细腻，法语老师太会要钱了，就不学了。”但这样也有问题，“很多中国人只会林加拉语，碰到法语的官方文件就抓瞎了。”

老韩说，他从老家叫过来差不多有几百号人。他们有的把零售店开到不通电的村落里，有的经营冷库，倒卖建材，进出口的就更多。他笑一笑，蛮自豪地说，“我叫过来的人，99.99%都成功了，赚了大钱回去了。”顿了顿，他解释说，“所谓的大钱，就是比如在老家是个小木工或者根本是无业游民，过来捞了一栋别墅回去。我们南方一栋别墅也不便宜，几百万嘛。最成功的已经赚到几千万了。”

我对着小桌上摆满了的鱼虾蟹猪蹄啧啧称赞，有一盘似是鱼肉的菜尤为鲜嫩，吃到最后才被老韩提醒说，这是龙虾肉。“刚来的时候我可是连条活鱼都买不到。”老韩说，虽然马塔迪是港口城市，但刚果河里水太深，当地人没有技术捕鱼，“就连海边，海那么大，他们都不懂，开着用一根木头掏空的船，一趟出去捞个几条鱼回来。现在好了，现在我们中国人有捕捞队。”



因极高的日常犯罪率，以及选举期间常见的暴乱，美国使馆常年将刚果金的安全系数评定为“具威胁严峻”。图为刚果金第一大港口城市马塔迪。摄影：Lulu

“如果不带财物出门会怎样？那会把你的衣服鞋子全扒走”

这样聊着，小龙、阿德、邢工程师和叶医生，都是老韩的朋友，也陆续加入了饭局。

老韩拿出二锅头招待叶医生，叶医生只比老韩晚来刚果一个月，他说自己在国内喜欢喝酒，老婆骂、妈也骂，身边两个女人两个脾气都不好，经常斗。“我没办法，来了刚果，一来就来了十三年。”

来自河南的小龙最年轻，1993年出生的他，大学一毕业就来了刚果金，因为“家里没钱嘛，想赚钱”。他给一家中国科技公司的保安产品做技术维护。来了半年多，因为公司害怕刚果金动乱，要把员工撤走，“撤去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就是《北非谍影》那个。”小龙因此要把自己的一条狗转手出去，“我那狗，中国人进来，不叫，黑人进来，会叫。”他想着如果没有中国人要，就送给当地人，但又“怕黑人把它杀了吃了。”

三十出头的阿德是2013年来的刚果金，他在金萨沙开过出租车，在刚果雨林里砍过木头，修过土路，如今则承包了连接马塔迪和金萨沙的刚果金“一号国道”、“黄金走廊”的一小段修路项目。他要把一段5公里的沥青路修成水泥路，只修过土路的他从国内喊来了邢工程师。

操着浓重湖南口音的邢工程师已过中年，才来刚果金一个月，他末了问我：“你走了这么多国家，觉不觉得刚果金是最奇葩的？”这时候席上已经开足了刚果金的玩笑，譬如“情愿相信世上有鬼、不要相信黑人的嘴”，也历数了这里的腐败“1000块美金的税收，到国家手里顶多200”，而且邢工程师长相上特别有毛泽东的影子（他还告诉我，毛泽东特型演员张瑞奇如今专门负责中非文化交流），我不由地有些小心翼翼：“都…都有相似的地方。”他应该不满意，强调说：“但没有刚果金这么严重。”

因极高的日常犯罪率，以及选举期间常见的暴乱，美国使馆常年将刚果金的安全系数评定为“具威胁严峻”。不过大家拿着啤酒瓶碰了一下，纷纷说：“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我问说如果不带财物出门会怎样？“那老黑就会把你的衣服鞋子全扒走。”

“老黑”和“小黑”是中国人对当地人的惯称，我在其他非洲国家还遇到过“黑娃”的说法。

工地上，阿德请了四支不同的保安队伍，保护设备，也防止监守自盗。老韩说他好些亲戚都被抢过：“当地老百姓乘乱闹事，浑水摸鱼，抢点东西。不过，老百姓乱两天就好了，就怕当兵的，小打小闹我见过好几回，也没事。他们是没有后勤保障的，饿着肚子怎么打仗？我们抗美援朝还有一个星期的粮食，这里的人是一天的粮食都没有。”

他接着总结了刚果金的三个基本问题：“思想落后，政府腐败，再加上人懒。”他觉得刚果人信教信地“很糊涂”，同为基督徒，老韩觉得自己能够体会当地人的心态：“他们觉得什么东西都是上帝赐给他们的，这完全是不对的，但他们什么都没有啊，太穷了。”

叶医生的私人医院，主要靠刚果人来看病营生。“但老黑没钱，看个疟疾，不打针吃个小药就好了。还有奇葩的，今年给他开个药，明年这个时候才来交钱拿药，隔了一年才来取药，你什么病拖都拖死了吧。这就是老黑。”他嘬了一口二锅头，继续说：“不然他就拿个手机过来，搬台电视机过来押在我这里。他也惦记着自己的病还没治，一有钱就要来换命。”



刚果内战在2003年7月正式结束，死亡人数380万。国际救援委员会当时估算，在2004那一年，刚果金每天有1000人因疾病与饥荒而死亡。图为刚果金第一大港口城市马塔迪。摄影：Lulu

“这里应该说都是白人优先的，我们是挤进来的”

“打摆子”——患疟疾这个话题，引出了一半唏嘘、一半似英雄事迹的回忆。阿德说刚果金的原始森林里，“草比人高，白天走进去就出不来，要晚上看星星辨别方向”。在雨林里探索，除了迷路，更大的可能性是被“打摆子”。

“我们都是提前在中国医疗队买好了青蒿素，就是针对恶性、紧急性的疟疾，药效是很强的。”阿德说，“不过我们不会静脉注射，只能肌肉注射，随便手臂找一块扎进去。当时我问了医疗队，他说如果这个注射下去还不管用的话，那回金萨沙打点滴也没用。”

非洲的绿色便是刚果盆地雨林，至今依然99%以上都是原生林，就像这个国家大量的金子、钻石、铜钴矿产一样，同时面临腐败而无管制能力的政府，以及对其虎视眈眈的国际市场。世界变得扁平之后，资源不必留在当地再加工，把原始材料运到加工业发达的地方即可。丰富的自然资源通常会成为“贫穷陷阱”，除了像挪威那样的国家，其他鲜有例子能够造福当地人。

阿德他们在林子里寻找鸡翅木，是红木的一种，在中国的价格很高。阿德说，当年他们运木材的船，“就是一个马扎、两块板子。”从金萨沙逆流运到林区要七天，装满两船板的木材再下来。“我们有一次砍了一棵特别大的树，”阿德眉飞色舞地描述说，“把老板给高兴坏了。”结果，二十多米高的树，大部分是空心的，“两米宽的空心，整个人能走进去。”

但这不一定合法，虽然阿德说是证件齐全。“我们所有的文件都齐的拉到金萨沙，然后一个‘世界森林保护组织’来曝光，一曝光政府就把我们木材都扣了，就又要花钱，结果林子那边的省长直接说，之前签的文件作废！说作废就作废。他怕担责任。”

那是2014年的事了，阿德说：“砍伐资源的白人也很多，我们影响到了他们的利益，所以通过这样渠道来阻止我们。”老韩赞同，不无精辟地总结说：“这里应该说都是白人优先的，因为本来归他们的天下，我们是后来者，我们是挤进来的。”

邢工程师听了说：“我看中国每年给非洲援助了不少。”小龙立马笑了：“给人援助，再在人家国家挖矿。”阿德接住话茬：“没办法，国家没钱的话，只能拿资源去换。”

这一个饭局上，小龙不打算留在刚果金了。他说会找机会转去肯尼亚工作，“刚果金实在太破了。”肯尼亚的经济要比刚果金好很多。但其他人却没有离开的计划。阿德说：“之前觉得这个国家又穷又乱，结果呆了这几年反而习惯了，天气好，佣人也便宜。”

老韩则说，也有亲戚赚了钱回老家村里待了几年，无聊了又回来刚果金的。“在这边至少还是一个小老板当当，国内竞争太厉害了，一点小资金，根本做不了什么。”

将近晚上11点了，饭菜已经冷去，酒兴则未尽。第二天要早起赶车的我没有留到最后，阿德答应送我回酒店门口。老韩起身又给叶医生找出了一瓶二锅头。不难看到席间几位相互的影响与依赖。他们带着原生社会的价值观，在适应陌生环境的过程中，逐渐找到了一份用来评价和描述身周世界的方法。

在我局外人的耳朵里听来，这些描述朴素又急切—冒进的间隙，也带着不易察觉的辛酸。这一顿家宴，想来也是他们在陌生世界里构筑的一个安全港湾，我暗下决定，且让我将其素描一番，但不做评判。

（为尊重受访者，文中所用名字都为化名）

异乡人



热门头条

1. 103万港人上街反对《逃犯条例》修订，创回归后历史新高
2. 【持续更新】警方与示威者对峙，现场暂时平静；部分示威者称将留守待明早支援
3. 烛光集会，李兰菊发言：30年记住所有细节，记住他们生命最后的体温
4. 香港反《逃犯条例》修订游行周日举行，高院法官罕有实名参与联署
5. “妈妈你说今天晚上会开枪吗？”——天安门母亲寻觅三十年
6. 从哽咽到谴责，林郑月娥一天之中的两场讲话
7. 李立峰：逃犯条例修订，民意到底站在谁的一边？
8. 零工会神话的“破灭”：从华航到长荣，台湾航空业何以一再走向罢工
9. 读者来函：望当局能知《逃犯条例》进退——一个台湾法律人的观点
10. 联署风暴、素人街站、组队游行，他们为何在沉默中爆发？

编辑推荐

1. 添华夏恚现场重组：第一枚催泪弹发射前后，他们经历了什么？
2. 陆委会港澳处长：“杀人案演变成进退失据，港府要负完全责任。”
3. 【持续更新】警方与示威者对峙，现场暂时平静；部分示威者称将留守待明早支援
4. 盾牌、警棍、催泪弹，19岁少年在612现场
5. 李立峰：逃犯条例修订，民意到底站在谁的一边？
6. 李峻嶒：无大台、去中心化和“三罢”，能帮“反送中运动”走多远？
7. 核廢何去何從？瑞典過了47年，仍在繼續爭論.....
8. 这些香港老板响应罢市，休息一天

9. 香港酝酿前所未有的政治性罢工，老板和打工仔会连成一线吗？

10. 法梦：新西兰上诉庭判决指，中国有系统性的苛待被告和囚犯情况

延伸阅读

最远方的家：黄金、疟疾和大猩猩

这批淘金者遇上军警的围剿，小张背着金子，手上拿着冲锋枪，跑上山躲进森林：“背后是机关枪扫射，没打中，哈哈。”

中国式“离散”：移民是他们的灵丹妙药吗？

家乡还是异乡？当妻子、孩子、爸爸都成为微信上的一个头像，他们告诉自己：暂时分离，只为积攒资本……

他乡的少年：坦桑尼亚的小中国人

她懂中文、斯语和英语三门语言，觉得留在非洲有优势，即使遭遇抢劫也没有改变留在非洲的想法；他的网名是一个“孤”字，虽然是随意选择的字，却说出他在非洲的心境。

在塞内加尔的“东京酒家”，看“两个中国”的非洲竞争史

餐厅开业时，塞内加尔的邦交国是台湾，常来的客人是台湾大使馆、农技团。二十年过去，邦交国“换成”中国，餐桌上的金门高粱改了茅台酒，鲔鱼成了金枪鱼，远赴他乡的河南人和大连人，却时不时打起架来。

异乡人——海外务工的福建人：三十年，迫切改变命运的心回到原点

随着移民浪潮翻滚的命运究竟由谁做主，只有被打湿过的人才真正知道。